

以文化解说服饰

文 / 华梅

为什么将“文化”放在服饰前面?为什么用“解说”而不用“诠释”和“探究”?这里有一个关键——当代或说最新学术需求。

西方人研究服饰文化,最初起于人类学家。学者最热衷而确实最出成果的时代是20世纪30年代。

中国人研究服饰文化,应该是起源于先秦。早在《周易》乃至汉代成书的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中都大量地予以论述,服饰涉及之广上至君王下及妇孺,几乎无所不在。我们的先哲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等,都在谈及自己的政治主张时,运用了活灵活现的服饰范例。当然,真正将服饰文化研究推向高潮,是改革开放后。也就是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。

国家教育部在高等教育本科专业中设置“服装设计”,是1983年,我是第一批为服装设计专业讲授“中国服装史”的高校教师,因为此前戏剧院校有这门课,内容一样但角度不同,因而关注点也不同,教学目的更有差异。

30年来,好多人都在研究服饰文化,有关服饰文化的著作、画册、教材、论文、随笔,简直浩如烟海。特别是大家都关心时尚,而时尚的标志之一就是服饰,因此广大着装者都能说几句服饰文化。

如今,我们应该梳理一下了。最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动态表明,时代需要有独立见树的,同时又为

广大民众所读得懂的著作、文章。那么,我们应该做什么?

1 确立一个研究体系

什么叫“服饰文化”?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泛泛的说法。简单地理解,就是创作服饰以及经人穿着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。当然,基础是理念。这就是说范围很大,有关服饰的都能算。是不是裁剪不算?好像不能,纯技术的也有文化背景和文化行为。

我在1995年提出“人类服饰文化学”的理论体系,即由人类服饰史、服饰社会学、服饰生理学、服饰心理学、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六部分构成。以此为名的百万言专著,一问世就得到社会各界认可。不仅著作本身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七项大奖,而且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人民画报》、《人民中国》等纸质媒体和中央电视台等都予以了报道和评论。

我从中得到的感受是,学术研究应该运用一种方法。从方法论的高度看,就是需要有一条主线,然后条理清晰,这样才可以纲举目张。17年过去了,社科界学者和服装业界同仁还喜欢用这部书,还经常提起来,并在硕博考试中应用。我看了看,除了缺乏这17年来的新鲜实例之外,立论依然站得住。

古往今来,但凡在社会上被承认,并有很大空间供同道者继续追求的学术研究,都需要一个有道理

的体系架构。比如英国学者保罗·肯尼迪的代表作《大国的兴衰》,就首次将纷繁的军事史、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史集成在一个大框架下综合分析,在宏观层面上提供了国家兴衰原因的学理分析,因此在上形成了重要影响。同类书很多,显然因未成体系而被人遗忘了。

记得我招第一个服饰文化学方向的研究生要彬时,《人类服饰文化学》已在三校。招第二个研究生时,专著已经出版了。学生问我:您都搞成这么全面了,我们以后还能干什么?我说:“我建立一个体系,就如种上一颗大树,枝干都有了,下面等待的就是枝繁叶茂,花果累累,你们及至以后多少代人都有许多工作要做。事实证明,我这个服饰文化学研究所做了大量的科研与设计工作。既有国家级和教育部的哲学社科项目,又有国家级精品课,同时独家设计完成建国60周年天安门游行天津彩车上的人员服饰……”

当然,我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的服饰文化学六个支撑学科,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近八年来,我又组织人写了六部学术著作,即《服饰政治学》、《服饰经济学》、《服饰军事学》、《服饰考古学》、《服饰科技学》、《服饰文艺学》、《服饰民族学》、《服饰教育学》。目前还没有交稿。在这里,除了宗教学之外,几乎囊括了相关的一级学科。加上我原

来提出的六个学科,可以基本上按部就班地研究服饰文化了。

实际上,我还有一系列想法。比如从二级学科角度,服饰文化研究的天空还有很大。关键是形成体系,以免东一下西一下地,既提高不了水平,又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。结果是,很难建设真正的文化。如今国家不是提到科研要国家水准、世界影响吗?虽然很难每一个人的著作、论文都能达到这个高度,但至少要有这个意识,要有这个雄心,不要只满足于凑够几篇论文才能报职称。

2 勤于攻坚,触碰高深

一般人理解服饰,总以为不就是穿衣服吗?这不是再简单不过了吗?在一些美术院校里,甚至认为大美术就是国、油、版,别的都是旁门左道,服饰还能成气候?

实际上并不是这样,服饰和服装的概念一样包括四个方面,即衣服、配饰、化妆(文身)、随件。原始社会时,文身涂面是有讲究的,或是为了标明族属,或是为了标明婚否、身份,最简单的也要标明是否成年。因为成年即说明可以谈婚论嫁,可以参与部落议事,但也有义务为保护部落而献出生命了。这不是文化是什么?是最严肃最郑重的文化心理,或是社会文化现象。

2008年,我拿下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中国历代《舆服志》研究”,2010年结项,现已应商务印书馆之邀,以40万字150幅图的规模出版。我在组织项目组工作和如今自己一个字一个字修撰这部书稿时,感触颇多。那就是,服饰文化太高深了。

中国“二十四史”加清史稿25部史书中,列有“舆服志”的有10

部。即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清史稿》。“舆”是车,“服”即服饰,“舆服”泛指车马仪仗、礼仪服饰,“舆服志”记载的是一个朝代的车旗服饰制度。这是包括在政治制度中,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什么级别的人在什么礼仪上,要穿什么样儿的衣服?什么颜色?乘坐什么车?车上有什么装饰?如旌旗等。这些都是有严格规定的,随便穿岂不乱了,何谈政治秩序呢?秩序不成,统治何在?不要以为这是古人的事儿,现在军衔、警衔不都在军装、警服上有所标识吗?社会需要不同角色,角色的服饰反映是必然的,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无论古今中外,凡服饰上予以标明级别的,都不允许下级僭越,这是犯大忌的。现当代比起古代来,好像是随便多了,服饰制度不那么严格,那么讲究了。但仔细看,仔细分析,不同职务不同级别的人穿衣服还是不一样的,即使款式、穿法差不多,其质料、做工还是有区别的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男性公务人员爱带的手包,样式差不多,都是黑色的,可是皮革质量不同。再者,拿着或在腋下夹着手包的,一般是处级干部,最高到厅局级。科级多背着一个包,或许要拿着的东西多,或许要带笔记本电脑。而部级、副部级的因为有了秘书,所以多不用带手包了。即使用,手包也由秘书拿着。些许小节,也能看出服饰上的级别,包是最能显示着装者身份、意识的“随件”。

我们课题组完成“中国历代《舆服志》研究”的成果是67万字,将其撰写成书稿,定为40万字,况

且10个人写的怎么也成不了一部正式的著作,于是我自己写。

这里面反映出来的文化太高深了。远则怎么来的“十二章”?为什么要一朝用一色?缘由都是有的,而且很神秘,又能说出个子丑寅卯。历史多么久,服饰文化就多么久;社会多么复杂,服饰的建制就多么复杂。为什么不能用这种车服,而必须用那种仪仗,微至鞋的样式和颜色,都是有规定的。违反了,轻则是无知,重则就要掉脑袋。当代也总传来这样的消息:哈里王子穿着纳粹兵服了;世界银行行长袜子上有个洞;奥尔布莱特戴着个猴子样儿的胸花,就把普京惹恼了……看起来,如今的政府首脑及其夫人穿错衣服也会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的,这就是政治。

这一年我们还在忙着增补《辞源》服饰条目,共317条。不是说纸质工具书要失去读者了吗?看起来不是,纸质比起电子来,可能没有那么快,那么便捷。但是准确性还是高,而且便于举一反三,连带受益。《辞源》要在2015年,即出版100周年时推出第三版,服饰位于其中,能说服饰只是每个人天天穿衣的小事吗?

艺术设计也存在这个问题,设计师常会与匠人混为一谈,被认为随便画几个图就行了,实际上不是,这里也有着高深的学问。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博士的《秩序感》和《艺术与错觉》都为深化现代设计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3 牢记民众,致力普及

即使是每天穿衣这点事儿,也是不能小视的。古人说: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可是开门之前呢?恐怕先要穿好衣服。怎么叫

穿好,不仅是穿暖还是穿舒服穿好看,关键是合适不合适。因为服饰形象是社会成员的外显形式,社会节奏快了,人们之间互相了解进而决定是否交往或交易,相当大程度上取决第一印象,而第一印象按美国心理学的测试,有一半以上内容是看对方的发型、衣服、佩饰、包括细节。如女人的首饰、化妆和男人的皮带卡、打火机等。这些都属于服饰范畴。

我想说的是,研究服饰文化要敢于攻破难关,研究一些前人未有研究过的问题,力争得出前人或别人没有得出的结论,同时也要牢记普通着装者。只有全民族文化素养提高了,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才会提高。当前,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,经济崛起了。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若想立于世界之林,可能还有待时日。国家现在

提出学术研究要国家水准,同时注重科普,就是要让全民族文化面貌整体提升。

这些年,我们也出版了一些图文书,包括20本一套的《服饰与爱情》、《服饰与战争》、《服饰与信仰》、《服饰与人生》……另外还有五六本一套的“穿出时尚”、“时装·COM”等。社会效益还是不错的。最有意义的是我写的《新中国60年服饰路》,以后留下来也是有价值的。因为我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了这60年新中国服饰所走过的历程。我比新中国小两岁,基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。记下这些真实的故事,真实的景象,还有当时人的思考,无疑是有历史价值的。

我以个人亲身感受来写这篇文章,目的在于希望我们从事服饰文化工作的人要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,要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

的内容,同时又不局限于象牙塔内。一般性的、没有什么主见或新发现的文章是立不住的。时代对于学术研究的要求越来越高,人云亦云的文章、著作不但不能传世,在正规出版社也将得不到回应。哪怕是一点发现,一点总结。只要有独自观点,就是有意义的。我非常看重对某一个边远区域的服饰文化考察报告。别人没有注意或接触到,而有人做到了,这就是价值,这就值得钦佩。最怕的是“嚼别人嚼过的馍”,只求数量不求质量,而且不求味道。

对于文化研究而言,捷径是没有的,省事的“同义词”就是照搬,只有经过独特视角,独立思考,呕心沥血完成的著作、文章,才称得上研究。谨言。

(收稿日期:2012年8月20日)